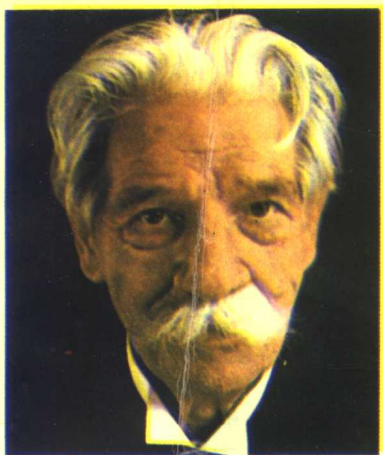




Albert Schweitzer

天才博士 与非洲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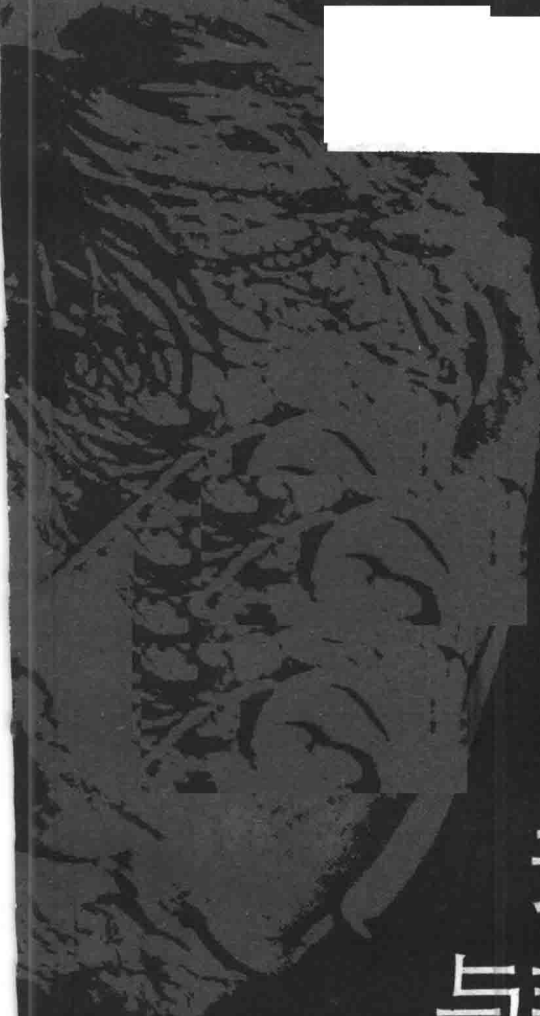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

陈泽环 朱 林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Albert Schweitzer



天才博士 与非洲丛林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

陈泽环 朱 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
作 者:陈泽环 朱林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日报印刷二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7
字 数:16 万
版 次:1995 年 9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9.00 元
ISBN 7—210—01542—6/K·173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331534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在 20 世纪的欧洲诸多伟人中,有这么一位独特的人物,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充满传奇色彩。

他童年时期就极富同情心,青年时代又多才多艺,是一位享有声誉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研究专家。不仅如此,他头上还同时带着神学和哲学二顶令人羡慕的博士帽。然而,就在他事业登峰造极、前途一片光明之时,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到非洲去!他不惜放弃在欧洲的优越生活条件和锦绣前程,与妻子前往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现属加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历尽艰辛,百折不挠,直至与世长辞。在从事繁重的医疗等工作的同时,他勤于著述,除了神学、音乐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写作之外,还写下了大量有关伦理和文化的著作,创立并身体力行了标志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即敬畏生命伦理学:“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

从本世纪 20 年代起,他的行动和思想就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人们的高度尊重和大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影响几乎遍及整个世界,而他的人道主义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为治病救人而自我牺牲,而且为世界和平与反对核战争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为此所获得的多种多样的荣誉,包

括各种勋章,诺贝尔和平奖,荣誉学位,以其名字命名的学校、街道、医院、青年活动中心等等不胜枚举,这在现代世界著名人士中也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在世界各地,有关他的各种文字的出版物达千余种。还有许多人也走上了类似他的治病救人的道路。上述一切都表明,人们尊重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有道德。这位伟人的名字就是一阿尔贝特·施韦泽。

德国文化史中的重要人物有两种。对第一种类型的人来说,他们平凡的外在生活道路与其宏伟的精神创作很难说有什么必然联系。例如,音乐家巴赫和哲学家康德就是这样。但是,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人,例如歌德。如果人们要理解歌德本人,就不能忽略他的维特。歌德的生活道路到处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阿尔贝特·施韦泽像歌德一样,人们必须在其生活道路中探寻其事业、思想的根源。如果说,其神学和音乐史研究与他的生活道路关系不大,那么其管风琴演奏艺术的臻于完善就得归于他在非洲度过的宁静之夜,其作为人道义务而承担起的医生职业,更是直接以他从欧洲前往非洲为前提。根据施韦泽本人的说法,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只能产生于水和丛林之间。显然,施韦泽内在和外在的生活道路、思想和生平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施韦泽是怎样走完他非凡的人生之旅呢?他为后人又留下了什么呢?为了解开这些迷,还是让我们从伟人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开始,探索一番这位伟人的一生及其独特的精神世界吧!

目 录

一、家世和童年	(1)
二、早熟的中学生	(9)
三、大学时代	(18)
四、双料博士	(30)
五、巴赫之“缘”	(42)
六、到非洲去	(53)
七、第三顶博士帽	(64)
八、兰巴雷内的新生活	(80)
九、奥戈维河上的灵感	(94)
十、绝望后的转机	(109)
十一、建设新医院	(126)
十二、心中的歌德	(142)
十三、艰难的岁月	(155)
十四、荣誉的烦恼	(172)
十五、和平与核战争	(184)
十六、最后的时刻	(200)
阿尔贝特·施韦泽年表	(210)
参考文献	(218)
后 记	(219)

家世和童年

1875年1月14日，阿尔伯特·施韦泽生于上阿尔萨斯福格森山中部的小城凯泽尔贝格，他是阿尔萨斯人。阿尔萨斯人是法国阿尔萨斯省的主要居民。当施韦泽出生时，阿尔萨斯属于德国。他前半生持德国护照，从而在一次大战期间被法国当局拘留。施韦泽生活的时代，阿尔萨斯两易其主，现在它属于法国。阿尔萨斯人讲两种语言，施韦泽全家也是如此。施韦泽本人讲法语和阿尔萨斯德语，他用法语和德语写作，用德语祈祷。他的第一部《巴赫》就是用法语写的，不过他的绝大部分著作用德语写成。在与许多朋友、病人和非洲的管理机构打交道时，他通常说法语。但尽管如此，施韦泽还是把德语当作他的母语，他认为：人不可能“有两种母语”。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喜欢用家乡德语与人交谈。

在法国阿尔萨斯省有两个文化圈子，法国和德国文化圈子。阿尔伯特·施韦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并在巴黎和柏林的大学听课，是巴赫、歌德和康德，法国的管风琴演奏和建造艺术，法国和德国启蒙主义者的仰慕者。施韦泽挂念着全人类的困苦，他多次谈到：“我的根在福格森山，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作为人能为人类做些什么。”

施韦泽出生的前几年,普鲁士占领了阿尔萨斯。存在主义思想家让·保罗·萨特曾描述过,由于德国推行的“普鲁士化”过程导致当地法国人处境的严重恶化,许多阿尔萨斯家庭充满了对普鲁士的仇恨。但在施韦泽的家庭中,则没有这种情绪。施韦泽在其回忆录中,始终谈到当地和他家庭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充分宽容。

萨特是施韦泽的近亲。在他的《自述》中,萨特描述了施韦泽家族的历史。萨特的外公查尔斯·施韦泽是阿尔贝特·施韦泽的父亲路德维希·施韦泽的哥哥。萨特写道:“查尔斯在家人团聚时总是说:‘路易斯最虔诚,奥古斯特最富有,而我则最聪明!’”“路易斯最虔诚”可以说是对施韦泽父亲性格的一个准确提示。^①

施韦泽的父亲,路德维希·施韦泽是一个贫穷、但受人尊敬的牧师。施韦泽家族世代代出了许多教士、教师和组织者、作家、音乐家。施韦泽母亲家庭也是如此,他的外公席林格是乡村牧师。

席林格牧师是阿尔萨斯明斯特地区的一位名人。在当地,流传着许多有关这个少见的、令人尊敬和家长式的人的故事。席林格牧师是启蒙运动的狂热信徒,具备18世纪的精神。在做了礼拜之后,人们在教堂门口还等着他,听他介绍人类精神的最新发现或他对最新政治局势的见解。如果天空中有异常现象,他就在晚上观测天象。他在门口放置了一架望远镜,让有一定知识的人观察天空。

席林格牧师的第二个爱好是管风琴。他每到一个城市,总是要到教堂去考察管风琴。他是一个杰出的管风琴家,在他的家

^① 参阅《萨特自述》中文版第1—5页,[法]让·保罗·萨特著,苏斌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乡，他的即兴演奏艺术家喻户晓。

施韦泽与其外公的直接接触不多，他主要通过母亲的叙述了解他的外公，但外公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

在施韦泽的其他祖先和亲戚中，舅舅阿尔贝特的影响也很重要，他是斯特拉斯堡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是一个很善良、极富同情心的人。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他把自己的牛奶送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1870年维桑布尔战役后，斯特拉斯堡的医生派他到巴黎取药。药取来之后，他就被德国司令部拘留了。使他十分难过的是，他想教区的人们会因此认为：他丢下他们不管了。由于这件事的发生，不久之后（1872年夏），他就去世了。

凯泽尔贝格的居民大多数信仰天主教，新教牧师和教师没什么事干。在施韦泽出生后不久，施韦泽一家就迁往明斯特塔尔。父亲路德维希·施韦泽在京斯巴赫教区就任教职。

京斯巴赫尽管是一个小地方，但也有石桥、石屋和配有管风琴的教堂。居住在这里的农民相互都认识。在乡村小学里，有十几个年龄各异、半饥半饱的小淘气。

新教师举行就职仪式，他的孩子也被介绍给相邻教区的牧师太太。由于小阿尔贝特很瘦，脸色黄黄的，礼貌的客人们因此难以坦率地说上几句恭维话。可怜的母亲抑制不住自己，抱着小阿尔贝特回到寝室，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小阿尔贝特显得瘦弱多病，可怜的母亲有一次甚至认为，她的小儿子停止了呼吸。这使她整天不得安宁，担心他是否能平安地长大成人。但是几年之后，小阿尔贝特渐渐地健壮了起来。施韦泽在回忆录中将这归功于当地的清新空气和新鲜牛奶。

这时，施韦泽的父母已有一男三女。除了阿尔贝特之外，姐姐路易斯、妹妹阿德勒和玛格雷特。此外，施韦泽的弟弟保尔生

于1882年，这是一个幸福而热闹的家庭。父亲是严厉的，但从不用他的严厉，母亲温柔、慈爱。

施韦泽一家住在牧师住宅里。这幢房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它的四周都是石头房子，潮湿得很，施韦泽的父亲因此经常得病。但对孩子们来说，京斯巴赫则是个天堂。小孩在街上喧闹着，村旁就是长满葡萄园的山谷，清澈的小溪，树林中有许多动物和鸟，村内则有不少狗、猫、鸡、马和驴……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施韦泽的记忆中。

小阿尔贝特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父亲的晚祈祷真诚、朴实，这种虔诚的信仰无疑使施韦泽终生难忘，并在困难中帮助他。当小阿尔贝特不再害怕魔鬼，当成年的施韦泽不再相信玛丽亚的圣洁受孕、各种奇迹、救赎、复活后，祖先的真诚信仰则始终存在。父亲的榜样在此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施韦泽的传记作家认为父亲是他的第一个榜样：“父亲——耶稣——巴赫——歌德。”

教堂圣器看管人兼安葬者耶格勒喜欢和小阿尔贝特开玩笑。这种玩笑有时使他感到害怕。耶格勒也许是想教会施韦泽懂得开玩笑，这在当地对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阿尔贝特还太小，这种课程显得过早了。当然，施韦泽成年后，他在幽默方面并不比任何一个阿尔萨斯人差。

年幼的施韦泽看到他周围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痛苦，这不仅使他很难过，而且引起他的深思，成为决定他今后选择生活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快乐。他尤其不能忍受可怜的动物受到虐待和残杀。例如，在他看到钓鱼时用作鱼饵的蚯蚓被撕裂之后，他就再也不想钓鱼了。他乘兴骑着邻居的老马飞奔，归来之后则为马疲惫不堪而感到内疚。显然，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施韦泽以后的行为动机，成熟的哲学本质。

晚年，施韦泽曾这么回忆他年幼时的经历：“在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们的晚祷只为人类祈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感到迷惑不解。为此，在母亲与我结束祈祷并互道晚安之后，我暗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生物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

发生在七八岁时的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我的同学海因里希·布雷希和我用橡皮筋做了弹弓，它能用来弹小石块。当时是春天，正值耶稣受难期。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他对我说：‘来，现在我们到雷帕山打鸟去！’

这一建议使我吃惊，但由于害怕他会嘲笑，就没敢反对。

我们走到一棵缺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鸟儿们正在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畏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猎的印第安人一样弯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了它。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目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我发誓把小石块射向旁边。

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了，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我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鸟儿们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了自己的窝巢。

从此，每当耶稣受难期的钟声在春天的朝霞和树林中回荡时，我总是激动地想到，它曾怎样在我心中宣告了‘你不应杀生’的命令。”^①

如果我们忽略这些不易为人注意的事件，小阿尔贝特的童

^① 《敬畏生命》，[法]阿尔伯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以下引此书，简称《敬畏生命》。

年生活就显得很平常了。施韦泽不是神童，他简直就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农村儿童。他像其他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在花园、街道、山岗上到处玩耍。他根本没有想上学，放弃他的自由的要求。5岁时，当父亲第一次带他到乡村小学就读时，施韦泽根本没有通常小学生的兴奋。为此，他还整整哭了一天。

父亲的书房对小阿尔贝特来说也是一个最陌生的地方。高大的书架使他喘不过气来，父亲一直坐在桌旁，看啊写啊，使他感到极不自然。只是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施韦泽才到父亲的书房里去。因此，他害怕过圣诞节和新年。因为那时他必须为收到的礼物写感谢信。

多子女的施韦泽牧师是贫困的。孩子们当然不知道这些。阿尔贝特后来才知道，母亲的双眼为什么老是含着眼泪。大家庭，低收入，父亲多病。施韦泽成年后，母亲对他说，那时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是多么困难。他们只能食用植物黄油，这事使父亲的胃受不了。

但尽管如此，在施韦泽与村内同伴交往时，给人的印象却总是他出身富裕家庭。有一次摔跤，施韦泽出人意料地把比他高大、健壮的格奥尔格·尼契尔曼摔倒了，但尼契尔曼叫了起来：“如果我每星期能像你喝两次肉汤的话，我一定会像你一样健壮！”

胜利者像失败者一样，沮丧地回到了家里。格奥尔格的喊叫很明白地告诉施韦泽：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施韦泽在别处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乡村小伙伴来说，施韦泽是一个牧师之子、少爷。这使施韦泽很难过。

从此之后，施韦泽开始讨厌喝肉汤。他对自己的穿着也留神了。冬天，母亲请乡村老裁缝用父亲的旧上衣为施韦泽改成一件大衣。在试穿时，施韦泽就想，他不会穿这件华丽的大衣。老裁

缝说：“啊！您已成为一位先生了！”

施韦泽只能使劲不让眼泪掉下来。他的同伴，谁也没有这样的大衣。星期天早晨，母亲要他穿上这件大衣到教堂去，施韦泽拒绝了。平时和蔼的父亲生气地打了他一个耳光。然而这无济于事。他还是倔强地不肯穿上大衣。从此，每个星期天总要为此不愉快，但施韦泽坚持己见。像乡村其他同伴一样，施韦泽也套连指手套和穿木鞋。这样，每次上学前都是一场悲剧，施韦泽为此常挨耳光，被关进地下室。这一切都是由于施韦泽不愿“按等级”穿衣服。施韦泽自认为像一个英雄一样，但他的同伴谁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在家里，只有路易斯姐姐理解他、安慰他。

与同学对施韦泽的态度相比，施韦泽对同学的态度肯定要好得多。后来，施韦泽总是说，他在乡村小学里是多么快活。他认为，这些穿着打补钉的裤子、木鞋，到处跑的乡村儿童，至少和他或其他有教养的儿童懂得一样多。

此外，乡村小学的音乐课对施韦泽也很重要。施韦泽和席林格全家都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路德维希·施韦泽牧师虽然并不十分精通音乐，但也喜欢在一架老式钢琴上即兴演奏。施韦泽5岁时，父亲就指导他弹钢琴，当然不是按照乐谱，而是根据合唱。这样，施韦泽自然也会弹奏出自己所发现的和谐。不久之后，施韦泽就能一只手弹着歌曲和合唱的旋律，另一只手即兴奏着自己发现的伴奏。4年级时，音乐老师瓦特·伊尔蒂斯就让施韦泽弹管风琴。从此，管风琴成为施韦泽最喜爱的乐器。

当施韦泽9岁时，他开始到离家3公里远的明斯特初级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学生在那里不必学希腊语。施韦泽在这所学校就读时间不长，只有一年，但上学时每天来回所走的6公里路程，深深地留在施韦泽的记忆里。他经常一个人回家。施韦泽终生最大的爱好之一——热爱自然，这时已表现出来。到

明斯特去的路沿着山走，施韦泽从来不会感到无聊。郁郁葱葱的小树林使他百看不厌，他欢快地在绿荫遮掩的黑堡宫废墟中漫步。当橡树叶、槭树叶变红，只有松树还穿着绿装时，他常在小树林中流连忘返。

施韦泽与明斯特山谷的大自然息息相关，当他得知假期后必须到牟罗兹高级中学上学时，感到很难过。他将不再能在山间漫步了。1885年，10岁的施韦泽来到了牟罗兹。

在明斯特小学的教师中，给施韦泽印象最深的是宗教课教师塞弗尔牧师，他的宗教故事课使施韦泽终生难忘。此外，施韦泽尽管敏感，但在学校里还是容易笑，同学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每当他们逗得施韦泽笑时，他们就立即开始叫起来：“施韦泽笑了！”

然而，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决不表明，小阿尔贝特的性格是开朗的。毋宁说，他沉默、内向、克制，甚至羞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内向的性格，不太把心里感受表达出来。

施韦泽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易怒的性格，有时甚至比较暴躁。例如，在大家一起玩时，如果其他人不太认真，施韦泽就会发怒。有一次，妹妹阿德勒与他玩牌不太当真，施韦泽发怒时甚至打了她。这件事导致这个不同寻常的小孩的反省。从此，施韦泽逐步放弃了所有游戏，因为他在游戏中会控制不住自己。他终生不再打牌。施韦泽成年后，多次惭愧地谈起他青少年时代的暴躁性格。

总之，尽管有上述的各种情况，由于他的健壮体格和精神本性，施韦泽的童年是幸运的。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健康和幸福的感受并没使他对痛苦的敏感性迟钝，相反，这种幸运深化了施韦泽的道德敏感性，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激动人心的生活。

早熟的中学生

10岁那年,父母决定送施韦泽到牟罗兹高级中学读书,因为牧师的儿子能在那里免费就读。此外,施韦泽家的一家亲戚没有孩子,他们主动提出,在施韦泽就读高级中学期间,免费照料他。当时由于施韦泽父母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实际上也不能提供所需费用。但是,施韦泽起初觉得在那里只是受到了严厉的管教,不能理解路易斯叔祖父和索菲叔祖母的良好用意。

路易斯叔祖父长期任小学校长,他终生从事儿童教育,但自己却没有孩子。施韦泽对此感到很遗憾。叔祖父认真、固执,叔祖母在这一点上也不比他差。因此,施韦泽在那里被管教得较严。京斯巴赫的人重视节约、教养、秩序、虔诚和勤奋。但和严厉的叔祖父家相比,京斯巴赫的父母家就是一个真正的避难所了。现在,一切活动都严格按照时间分配,秩序、理性的计划和顺从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尽管许多人在10岁时已经定型了,尽管施韦泽努力维护他自己童年时代的信念,叔祖父母对施韦泽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施韦泽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写作,养成了节约、朴素的习惯。

在开始就读高级中学时,施韦泽家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施韦泽为自己在牟罗兹尽可能节约而感到自豪。他要尽量减轻还

要抚养4个孩子的父母的负担。秋天,母亲对施韦泽说,你的冬季上衣太短了,应该做件新的,施韦泽坚决不同意。实际上,这件冬衣实在不能穿了,施韦泽在冬天只能穿着夏天的黄色上衣去上学。叔祖母支持施韦泽这么做,她认为,匮乏和磨练对施韦泽无害。但是,施韦泽因此承受的不仅仅是冷,而且还被许多同学当作是一个缺衣少食的人。为了不使母亲担忧,他默默地忍受着同学们的取笑。

开始,施韦泽还不是一个好学生。有一次父亲受邀到校长那里去。施韦泽作为贫寒的牧师之子在学校里有一个位置,但他的成绩太差了,以至于校长对父亲说,最好让施韦泽退学。当施韦泽带着一张很不理想的成绩单回家过圣诞节时,可怜的母亲在整个圣诞节期间总是含着眼泪。施韦泽自己则没有或几乎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一切。施韦泽那时特别心不在焉和耽于幻想。与写作和计算相比,自然、动物和音乐更能吸引他。父亲没有责骂他,这使施韦泽感到惊奇,实际上牧师太善良、太悲哀了,已无力责骂施韦泽。圣诞节过后,施韦泽在上课时还是心不在焉。哪个教师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文学课使他感到特别无聊。他不耐烦地等待着下课。

施韦泽的注意力涣散引起了大家的担心,一位名叫维曼姆的博士才改变了他的这种状况。维曼姆博士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他不仅熟悉他的教学内容,而且精心备课。他能精确地知道,每节课要讲多少,然后正好下课。他总是按时把练习本发还给学生,并且在一切细节上都严格要求自己,这种模范行为对施韦泽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影响。施韦泽后来写道:维曼姆博士是履行义务的榜样。从各个方面看,维曼姆博士都是一个有教养、有才干的教师。施韦泽觉醒了,开始竭力仿效老师,努力学习。当他于复活节回家时,母亲在圣诞节的失望之后正期待什么好消息。然

而，出人意料的是，施韦泽带回了很理想的学习成绩。

在叔祖父家里，每天的作息时间仍被严格分配。上学，午餐，音乐课，再上学。如果他早一点做好作业，就只得去弹钢琴。叔祖母在督促他弹钢琴时，总是说：“你不知道，音乐将对你终生有好处。”

40多年之后，在《我的生平和思想》中，施韦泽以一个成年人的客观态度表达了对自己这一时期生活的看法。“我的叔祖父母的严格管教，对我是十分有益的。”

从此，这位至今还没什么突出表现的中学生逐步走上了正轨。他已习惯完成每天的作业，能够持之以恒。他还尝到了克服困难的甜头，喜欢学习比较难的课程。

此外，施韦泽还成了读书迷。星期天，叔祖父母没有什么安排。在中午散步后，施韦泽可以阅读至晚上10点。如果叔祖母允许的话，他就彻夜读书。碰到一本好书，在没看完之前，施韦泽是绝不会放手的，有时甚至会一连读几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近50岁的施韦泽还为他的这种阅读方式辩护。自然，叔祖母认为：这样囫囵吞枣的读书方式令人感到可怕。

叔祖母用各种方法试图改变施韦泽的读书方式，时而用善意，时而用权威，时而用冷嘲热讽。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施韦泽确信，人们即使在“囫囵吞枣”时也能注意到书的写作风格；如果他在仓促阅读时，会跳过许多句子甚至整个段落，那么责任在于作者的风格不好。另一方面，施韦泽也避免在叔祖母面前显示他的聪明，因为他读书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她。

除了学业的进步之外，施韦泽这几年在其他各方面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书籍、新的知识、新的印象和思考都对此起了作用。

虽然，叔祖母不喜欢施韦泽无益地“到处邋遢”，但她还是允许施韦泽到一些邻居家去。后来，她还允许施韦泽在周三、周六